

少年蘇東坡

張忠全 著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张忠全 著

少年苏轼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共青团眉山市委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苏东坡/张忠全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5. 12
ISBN 7-80659-810-3

I. 少... II. 张... III. 苏轼(1036~1101)-生
平事迹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8205号

少年苏东坡

张忠全 著

责任编辑	李嘉
封面设计	唯视家艺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眉山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7
书 号	ISBN 7-80659-810-3/K·131
定 价	1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张忠全，四川眉山市人。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文学学士。现任政协眉山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工作之余，长期对苏轼进行研究，已发表论文《苏轼的题画诗》《苏轼的经济思想初探》《三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等四十余篇。出版《苏东坡寓言选译》《苏祠古今》《何人可配眉山》等专著五部；与人合作出版了《苏沈内翰良方校释》《人文第一州—眉山》《三苏文化与眉山现代化》《眉山城街名溯源》等著作十余部。参与了《眉山县志》的编修，主修了《三苏祠编》和《文化体育编》。

写在《少年苏东坡》前面的话

邱俊鹏

眉山人不只以出生在“三苏”的故里自豪，而且对“三苏”，特别是苏轼十分崇敬。从上世纪80年代起，眉山便陆续涌现出一批苏轼的研究者，出版了多种研究苏轼的著作；张忠全即是其中的一员。

大学毕业后，忠全回到了家乡眉山。不管是做三苏博物馆馆长，还是在县、市政协的领导岗位上，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他从来没有放下对苏轼的研究工作；日积月累，二十年来，相继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出版了五部专著。日前，他又完成了一部描写苏轼少年时期的传记。他特意告诉我，写这本传记主要是想让人们比较形象地了解苏轼的成长经历，并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我首先感到的是，忠全这一想法不错。像苏轼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值得咱们学习的；对于青少年来说，了解苏轼的成长历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轼之不朽，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方面所取得的



达到一个时代巅峰的辉煌成就以及他在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获得的丰硕的研究成果，而更重要的是，苏轼把“不有益于今，当有觉于后”，为社会和人民做出积极贡献，作为一生的人生价值取向而奋斗不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不学时文”，不赶时髦，而呕心沥血地独出机杼。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依附权势，不见风使舵，不随波逐流，不缄口沉默，也绝不碌碌无为，即使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中，还尽力为社会和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之事。尽管为此而历经磨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无悔不惧，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高洁的人格。苏轼这种崇高的人生追求及其实践，赢得了当世及后人普遍的拥戴和敬仰，也成为历史上不少仁人志士身处逆境时借以自励的精神力量。

忠全在创作《少年苏东坡》时通过深入研究苏轼的各个方面，在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基本的历史事实，结合轶闻、传说，辅以艺术的想象，用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情节，娓娓叙述了苏轼少年时代的生活、学习、交游、爱情，以及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在描写苏轼成长的历程中，忠全十分重视其思想、品德的形成。书中描写



苏轼以历史上的英烈为榜样，对当代贤臣的仰慕，无非在于表现少年苏轼人生理想逐步形成的进程。作者在充分表现少年苏轼聪明过人的天赋的同时，更着力地描写了他的勤奋好学、善于读书、勤于思考和勇于探索等优秀品格。与此同时，作者笔下，还为我们展现了在苏轼成长历程中受到的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师长和前辈的帮助、扶持。全书生动和真实地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天才是如何在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在父母正确的培育和前辈的扶助下，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的。这对我们今天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以及为人父母者如何教育子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2005年7月于四川大学寓所



引 子

岷江逶迤南来，清澈的江水碧蓝碧蓝。当它流经眉州东门外时，更显得平缓如镜，故这段江又称为玻璃江。

苏洵从客船上下来，顺着码头的石阶一步一步地向城中走去。他很疲惫，有点心灰意冷。从码头到他的纱帽行家，要走过两条繁华的石板铺成的街道，他挎着包袱，生怕有熟人看见他，这次进京应试，他又名落孙山了。

他急急忙忙回家，是家里带信说，他的夫人程氏，身怀六甲，快要临盆了。他经过成都时，曾游大圣慈寺，求了一签，希望能得一个儿子。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女、二女及长子都年幼而亡，只剩下一个幼女，在苏家姐妹中排行第八，大家都叫她苏八妹。

苏洵刚到家门口，八妹和奶娘任采莲就迎了上来，任采莲接过苏洵的包袱，苏洵抱起嘴里不停地喊着“爸爸，爸爸”的八妹，笑嘻嘻地跨进家门。

苏洵一跨进家门，心里的不快便一丝不存了，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杂花满园，异香扑鼻，加上八妹不



停地问这问那，使他心情十分舒畅。

程夫人腆着大肚子，站在堂屋的阶沿上，向着苏洵，微微地笑着。苏洵放下八妹，快步走上台阶，拉着程夫人的手说：“辛苦你了。”程夫人也柔声地说：“相公辛苦了。”苏洵叹了口气想说什么。程夫人使劲捏了他一下，说：“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苏洵感慨地对程夫人说：“知我者，娘子也。看来从科举走仕途这条路对我来说，太残酷了，也太没把握了，我还是回来厮守着你吧。”程夫人点了点头。

原来，苏洵青年时期也曾习句读，属对声律，参加朝廷的几次考试，结果都未中。从二十七岁起，在程夫人的帮助下，他发奋苦读，读了两年，认为自己差不多了，于今年初，与眉山学子一道，到京城汴梁参加朝廷的考试，结果还是未考中，所以他是心灰意冷地回到了眉州。

宋仁宗景祐三年腊月十九日早晨，川西坝子上少见的冬阳普照着大地，昨天晚上刮了一夜的北风，今天有太阳，苏家上下都高兴。程夫人昨晚被腹中的胎儿折腾了一夜，苏洵也陪了一夜，快天亮时，他靠在外间的太师椅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任采莲侍候着程夫人，接生婆也在旁忙碌。她们都轻脚走路，怕惊醒了苏洵。

迷迷糊糊之中，苏洵来到了城外岷江边的著名道观鰲颐观，观主张远霄是一位修行很深的人，他既有学识，又有武功，尤其是他手中的一把铁弹弓，据说可以打天上的神仙，当然，打人就更厉害了，故人称“打弹张仙”。苏洵飘飘忽忽地飞到了道观山门前，张远霄早已等候在此，张远霄问道：“苏居士是来求子的吧？”苏洵笑着说：“是的，我想要个儿子。”张远霄抚着他的背说：“这有何难，看我打一



个天上的星宿下来给你当儿子。”说着取出弹弓，从袋中摸出一枚铁丸，望空打去，苏洵将信将疑。张远霄推了他一把，说声：“回去吧，看看你的儿子是不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苏洵飘了起来，一头向岷江河冲去，差点跌入岷江，一惊，醒了过来，他揉了揉眼睛，见一缕冬阳透过窗棂，照在自己的面前。

恰在这时，里屋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他知道，这是他的又一个孩子降生了，他不好进屋去，只得在外面候着，等待消息。不一会儿，任采莲出来了，她高高兴兴地对他说：

“恭喜老爷，你又得了一个胖儿子。”

苏洵一听，非常高兴，他起身急忙跨进里屋，接生婆将小孩洗干净，正用小棉被包裹着小孩，小孩啼哭着。

他没有理会接生婆的恭贺，也来不及看程夫人一眼，径直走到接生婆前，扯开还未包好的棉被，将小孩翻转过来，看他的背上。程夫人和接生婆以及随后进屋的任采莲不知苏洵在干啥，都呆呆地看着他与啼哭的小孩。

苏洵看完之后，把小孩交给接生婆，满脸堆笑地走到程夫人的床前，程夫人见苏洵过来，想坐起来，苏洵伸手按着她：“不要动，好好躺着休息。”

程夫人虚弱地躺下去，柔声地问：“你刚才看孩子身上啥子？”

苏洵说：“我看他背上是不是有几颗痣。”见程夫人用探询的目光盯着自己，他接着说：“刚才我在外间做了一个梦，梦见道长张远霄给我说，他用铁弹给我打了一个星宿下来，这个星宿就是我们的儿子。还说让我回来看一看，这个儿子是不是天上的星宿，只要看他背上的痣就可以知道。所以，我刚才进屋急忙去看儿子了。”



程夫人笑了起来，问道：“结果怎样？”

苏洵说：“你还别说。娃儿背上的几颗痣排列有序，就像天上的星座，他是不是文曲星下凡呢？这可说不准了。”程夫人也和苏洵一样，对天文也有所了解，但她相信，娃儿是自己生出来的，绝不可能是星宿下凡。但她不愿扫苏洵的兴，高兴地轻声地对苏洵说：“若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但愿娃儿将来能读书，能成才就好。”

苏洵点点头，若有所思。程夫人又说：“昨晚娃儿在肚内折腾了一夜，天亮时，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睡梦中，见一道红光向我冲来，我一惊醒了，娃儿也顺利地出生了。不管怎样，这该是一个好兆头吧。”

苏洵也是这么想的，他总觉得梦中张远霄给他说的话是真的，这张远霄在成都、嘉州、眉山名气都很大，别人都很相信，他与苏洵是多年的朋友，咋不相信呢？他暗想，等几天自己一定要上耒阳观去道谢。

家里添丁加口，自然十分高兴，张灯结彩，以示庆贺。第三天早晨，苏洵点燃香烛，祭拜了天地祖宗。他高兴地问程夫人，准备给娃儿取个啥名字。程夫人说：“孩子排行老二，就取名和仲吧。”苏洵同意地点了点头，又补充说道：“先取名和仲吧，等到他长大入学时，再给他取名和字。”

这苏和仲不是别人，正是成年后大名鼎鼎的苏轼，也就是文坛泰斗苏东坡。



和仲六岁了，他和姐姐八妹、弟弟同叔整天在纱幪行家里玩耍，母亲程夫人很有才学，当起了苏轼和姐姐的启蒙老师。父亲苏洵在家闭户读书，精研六经百家之说，考究古今成败的道理，研究治国的方略。空闲时也手把手地教和仲和八妹读书，同叔还小，也跟着哥哥姐姐牙牙学语。

一天，天清气爽，程夫人正在教和仲背诵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先是一字一字地念，后是一句一句地背，逐渐，和仲将这首诗全背了出来，同叔也在姐姐的提示下，将这首诗读熟了。母子四人都很高兴，和仲、同叔倚在母亲的怀里，要求母亲再教一首，程夫人见和仲和同叔读书的悟性很高，就和苏洵拟订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先教他们背唐诗，等把唐诗里的很有名的几百首都背诵时，再教他们认字。于是，凭着他们的聪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姐弟三人都能将唐诗几百首全部背诵出来，八妹和和仲还认得了不少字。

程夫人爱礼佛，空闲时经常去寺院进香。眉州城内有座



大寺庙，叫宝华寺，不知建于何时，因在城内，香火一直旺盛。程夫人去进香经常带上八妹、和仲和奶娘任采莲，同叔也经常前往，大人们烧香磕头，小孩则到处游玩。寺里的僧人也都同他们很熟，大人们烧完香、磕完头，总有僧人朋友请他们到禅房喝茶，小孩子也能得到些瓜果吃。

八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到寺院，她都不会自己去玩耍，而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虔诚地礼佛，有时还口中念念有词，和仲不知姐姐在干啥，只好奇地在旁边看着。一次，和仲见姐姐磕完头要随大人们进禅房，便一把拉着姐姐说：

“姐，不跟他们去，我们到后面去玩吧。”八妹说：“我不去，你自己去吧。”和仲不肯，同叔也在旁直喊，要姐姐、哥哥带自己去玩，八妹无奈，只好带两个弟弟庙前庙后的游玩。

他们来到房后的空地上，见花草茂盛，修剪得很整齐，心情也格外舒畅。他们来到一座小亭内，亭内的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尼姑，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们都认识她，知道她俗姓朱，老尼姑也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城内纱帽行苏家的小姐和少爷。

上得亭来，姐弟三人齐声问道：“老师父好！”

老尼见是苏家小姐少爷，高兴地回答说：“好！好！阿弥陀佛，大家好。”

老尼虽九十几岁了，但还耳聪目明，口齿清楚。和仲走到老尼的面前，恭敬地说：“师父，上次我到你这里来，听到你在念一首诗，觉得很好。我还记得几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后面的我可不记得了，您老人家能再教我吗？”

老尼很惊诧，她记得，上次和仲同他的母亲来，她在与



其他人摆谈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的故事，顺便将自己同师父到蜀主宫中，拜会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孟昶和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乘凉，很有感触，孟昶写的一首词《洞仙歌》。她背给别人听，不想被这个眉清目秀的小郎君听见了，而且还记了下来。她对着和仲说：“奇才，奇才！你真是奇才呀！”她将孟昶的词的其他内容向和仲复述了一遍，还拉着和仲的手，向姐弟三人讲述了孟昶和花蕊夫人的故事。

苏洵闭户读书，不是与世隔绝，也常有文友前来拜访，他们一起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小小年纪的和仲，也经常旁听。在这些讨论中，他记着了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的名字。父亲的文友中，有一位道士，叫李伯祥，他身材较矮，但很有学识，会做诗，格调不高。在和仲看来，他既然能与父亲一道谈文论诗，肯定还是有水平的。

一天，李伯祥来访，见和仲在园内玩耍，便逗他说：“和仲少爷，你最喜欢李白的哪首诗？”和仲应声答：“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道士又说：“杜牧的诗呢？”

和仲又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道士又说：“我的诗呢？”

和仲闪动着一双聪慧的眼睛盯着他说：“师父的诗很多，但我记不清了，有两句我还有印象，那就是‘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

李伯祥一听哈哈大笑。他抚摸着和仲的头，对苏洵和程夫人说：“你们这个儿子好聪明啊，将来一定是大贵人，好好择个老师教一教吧，你们夫妇虽才高八斗，但要教好儿子



是不容易的，古人都说要易子而教，你们恐怕也应该这样才行。”

苏洵和程夫人都点头称是。正在这时，家院苏福进来说：“老爷，外面有个道士求见。”

苏洵盯着李伯祥说：“又有你的同类造访，你说见不见？”

李伯祥说：“咋不见呢！我估计来人就是令郎的老师。”

苏洵诧异道：“你咋知道？”

李伯祥诡异地一笑说：“我能掐会算，知来人是谁。”

苏洵对苏福说：“快请。”

苏洵与李伯祥来到客厅，刚坐定，苏福便带着一位须发雪白的老道士走了进来。苏洵一看这不是城西天庆观的老道张易简张先生么，他高兴了，指着李伯祥说：“你两个串通起来哄我。”

李伯祥说：“你就错怪我了，你问张师父，我跟他相约过没有？”

张易简一头雾水，不知苏洵与李伯祥在说啥。苏洵问张易简：“张师父有空来寒舍，实在是三生有幸。”

张易简说：“我的师父张远霄昨晚给我托梦，说你老的两个儿子该入学了，叫我来看一看，你们愿不愿意送他们到我的学校来读书？”

苏洵知这老道是为了多收几位学生，但他一提到道长张远霄，苏洵还是心存感激。他想起和仲出生时，曾梦见过张远霄，原想到龔颐观感谢他，但等苏洵忙了几天，抽空上龔颐观时，张远霄已经云游去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回龔颐观了，有人说他在成都，也有说他在嘉州，所以，一直没有机



会当面致谢。现在张易简登门来，且说是受张远霄之托，苏洵和程夫人哪有不愿意的。

随即叫苏福把和仲和同叔叫到客厅，见过了老师。张易简将兄弟二人好一番端详，但见和仲虎头虎脑、矮墩结实，瞪着两只大眼，瞧着自己，一动也不动；同叔清瘦细挑，两眼滴溜溜转动，站在和仲身后，像和仲的卫士一般，张易简越看越喜欢，问苏洵道：

“令郎可有名和字？”

苏洵说：“还不曾取就，想等他入学时才给他们取。”

“有没有想法？”

“有，和仲生性好动，性格外向；同叔文静，好思索。按苏家的排行，他们应该是子字辈的，他们的字我也想好，和仲字子瞻，同叔字子由。依据他们的字，和仲取名为轼，轼是车子前面的横木，驾车人可凭木而瞻，看清前面的路，但因其暴露在前，所以容易受侵害。同叔取名为辙，辙是车轮辗过的痕迹，车的功过，车的祸福，都与辙无关。所以可得永久平安，先生你看这名与字如何？”

“无量寿福！善哉！善哉！”张易简与李伯祥几乎异口同声地高声欢呼起来。

几天后，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来到了天庆观，观里的北极院比较宽敞，是州里确定的乡校地址，也是苏轼和苏辙进入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苏轼和苏辙来到学校，按规定先拜了孔子的灵位，再拜老师张易简。

张易简是眉州眉山人，先前与苏洵并不熟悉，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张易简又是张远霄的弟子，既有学识，又会武功，他当老师不完全是挣钱度日，一则是选择道家的弟子，让道教后继有人，二则是想把自己的学识传给后人。因此，



他对学生因材施教，很有方法，学生都比较喜欢他。由于教得好，名气也越来越大，苏轼、苏辙兄弟入学时，他已经有一百多名学生了。

苏轼和苏辙来到课堂，眉山城里城外与苏轼、苏辙一般大小的陈太初、陆维忠、杨尧咨、家安国、家定国、家勤国、苏子明等人都在这里读书，一到学校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在众多的学生中，张易简最喜欢的两个学生就是苏轼和陈太初，陈太初主要学习道家的经典著作并认真习武，而苏轼则主要学习六经和诸子百家，以儒家经典为主。张易简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读懂弄通这些著作的要旨，许多文章，例如像《史记》中的重要章节，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能背。这中间苏轼对经典的领悟最快，记忆也最快，别人还在认真阅读时，他已经能够背诵了。

一天，有人对苏轼说，他把《汉书》通读了一遍，苏轼对他说，你那不算什么，我把《汉书》抄了三遍。见别人有怀疑，苏轼说第一遍我是读一段抄一段，第二遍每读一段即抄写其第一句，第三遍是每读一段时抄写这段的第一个字。三遍下来，实际上等于读了三遍，抄写了三遍，使他的朋友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一次，苏轼见陈太初捧着《老子》在认真地读：“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于是问先生张易简道：“奥妙只有一个，难道还有很多么？”

张道士笑道：“只有一个奥妙是不全面的，如果只有一个奥妙，那还有什么奥妙呢？”他指着庭院中那些洒水、割草的人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奥妙啊！”

苏轼仔细看着洒水和割草的两个人，见他们手脚十分麻利，而且行为动作都很合规矩，经过他们洒扫、除草之后，

